

## 海上记忆

本报记者 沈轶伦

1

1955年8月末的一天上午,清晨5点刚过,来自江宁中学、市一女中、沪西中学的同学,和江宁区第十一办事处的自学班学生共千余人,一起来到静安寺以南,参加了拔除野草的义务劳动。

新闻报道说,这天“天气忽晴忽雨,同学们排成了一字形的队伍,用双手、石片、竹片,在野草遍生、一片泥泞的工地扒泥拔草。工地上不断出现像小山那样的一座座的草堆,红旗插在上面迎风招展。尽管汗、雨交流,但是,同学们劲头越来越大,他们都认为能替人民自己的公园工程建设贡献出力量是光荣的事。工地工作人员向同学们介绍关于这个公园的景致时说:‘未来,园里将有竹长廊、亭、大草坪和儿童乐园,还有美丽的花卉。’”

工作人员所言非虚。是年10月3日在一片见证了学生们汗水的土地上,因正对静安寺而得名的静安公园建成开放。自此,这座公园与上海市民一起度过了70个春夏秋冬。

今年12月12日,上海静安公园贴出公告,将公园闭园,启动整体改造,预计到明年9月再次和市民见面。届时,公园位于延安路和华山路的围墙将被拆除,公园与周边大厦的边界将被打通,人们将有更多通道进出,享受公园里的绿化,聆听街头艺人浪漫随性的歌声。

2

1955年开放的静安公园,起初门票收费3分钱。

当时的3分钱是什么概念?用3分钱坐1路电车,可以从江西路乘到成都路。坐3路电车,可以从新闸路坐到山西路;用3分钱可以买一张四开报纸,也可以吃一只半大饼。

闹中取静的林荫大道,两旁高大的悬铃木森然成列,成为静安公园内一个标志性的景点。以这个新辟公园为场地,在此后数年的不同季节,先后举办了云南杜鹃展、大型昙花展和菊花展。

1957年5月开始,静安公园允许游人携带笼鸟入园,“进园后,可把鸟笼挂在茶室平顶竹廊中,以便游人品茗观赏。除花树台及儿童活动区外,游人还可以携带笼鸟散步,但规定不能把笼鸟悬挂在树枝上或亭廊内,也不能进行笼鸟买卖和斗鸟等活动。”

3

1862年,作为上海公共租界越界修筑的主干道,静安寺路出现在上海。它东起西藏中路,西至延安西路,全长3000余米。该路因终点邻近静安寺而得名,初期作为郊区跑马道使用,1921年西延,形成完整路网,为今日南京西路前身。

由于静安寺在佛教节日举办庙会,寺庙前商贾云集,游人如织,渐渐形成静安商市。寺庙周边土地逐渐衍造出商业用房和里弄住宅,市口日趋

# 静安公园今昔



岁月流逝,从沪西的偏安一角到被纳入繁华市中心,从安静的栖息之地到游人如织的城中公园,不变的,是关于静安的传说,依然被保存在静安公园的园中园里。

4

此后,按照雷士德的遗嘱,设计于1930年,在今北京西路,雷士德医学研究院蔚然成形。1934年,耗资100万银圆,又在今东长治路建造雷士德工学院及附设中专。这两所学校后来贡献了著名翻译家草婴、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中国工程院院士顾懋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原大使梁于藩等在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顶尖人才。雷士德工学院曾被作为上海海员医院,又在不久前焕新成为上海创新创意设计研究院。

当雷士德的财富变成学校和科研机构致力于培养年轻人的时候,一位年近七旬的资深教育家也来到了上海。

1937年10月,蔡元培来到门牌号为华山路303弄16号的住宅,并在这里度过了动荡的一个月。这位前清进士、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教育总长、北大校长,联合交大、同济、暨南、浙大等大学的校长,联名致电九国公约会议,呼吁采取有效措施,遏止日本对华侵略,并严惩日本违反国际公法,肆意摧毁我国文教机关的暴行。直到11月27日,他才离开上海取道香港赴内地。这所故居,距离静安公园只有约500米。

或许是这个机缘,1988年,在蔡元培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蔡元培的全身铜质坐像被安放在静安公园西侧的草坪上。蔡元培先生身着长衫,手捧写着“科学、民主”字样的书本,端坐在椅子上,目光炯炯地凝视前方。塑像高2.7米,重1.5吨,背后是高3.7米、宽10米的花岗石照壁。照壁右侧镌刻着彭真同志题写的“蔡元培先生塑像”7个金色大字,左侧是蔡元培的生平。

也是在静安公园里,1995年,由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出资建造的尊师重教纪念碑落成。以“烛光”和“翻开的书本”为原型的赭红大理石纪念碑与汉白玉“教师”塑像相映。此后,每逢教师节,都会有新教师宣誓仪式在此举行。

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神奈川工场长益田三郎热情接待了吴羹梅,向他传授了购买原料、机器以及产品销售等知识,并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日本企业。但是,有关笔芯的制造,特别是笔芯的配方,他却对吴羹梅严格保密,只安排他在制造笔杆的车间和铅笔成品车间实习。

未掌握核心技术,吴羹梅心里肯定一百个不甘心。他曾试图通过工厂里主管技术的工程师来了解核心技术,但撞了南墙。未经老板特许,该工程师没有办法帮助他。吴羹梅又去请求社长数原三郎松口,数原三郎却劝吴羹梅放弃开厂的念想,最好回国后当个代办,为日本厂家推销产品。数原三郎甚至傲慢地说:“办铅笔制造工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到你吴鼎(吴羹梅的学名)二世,你们中国也办不成铅笔厂,并生产出铅笔。还是买我们日本的铅笔吧。”日本人的狂妄极大地伤害了吴羹梅的自尊心。但是光有志气远远不够,得靠实力、得用事实才能令日本人服气。所以吴羹梅没有在数原三郎面前做过多的解释,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不,我要办铅笔厂。”

不愉快的实习经历对吴羹梅刺激很大,也进一步激发起吴羹梅一腔爱国热情,使他坚定了回国办实业的决心。在碰了两次钉子后,吴羹梅学聪明了,他转而向车间接触笔芯配方的操作工人那里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工友们的帮助下,吴羹梅设法深入笔芯车间,同保管配方的工人交朋友,最后总算有惊无险地搞到了笔芯的配方。

5

静安公园曾几度改建。

根据《上海名园志》记载,公园于1973年起进行全面改建,利用此前备战时期挖防空工程的出土改造地形,调整了绿化布局,新建售品部、长廊,重新整修道路、下水道。1978年,市园林处投资22万元,拆除原墓葬礼堂等场地,就地新建面积220平方米的两层楼茶室、100平方米的地下室和100平方米的露天舞台,在东部新建237平方米的电动游戏转马场。

1998年,因延安路高架及地铁二号线建设需要,公园进行大规模改建,并于1999年9月起免费对外开放。改建后的静安公园成为社区居民、文化团队活动的场所。至2000年底,共有拳

操队、歌唱队、腰鼓队等12支文化团队活跃在静安公园。这些团队统一由街道组织和管理,每天都开展活动。每周日上午,静安公园还有相对固定的英语角,每次约有百人参加,成为许多在校学生、老师、外语爱好者、外籍人士交流、学习的首选场所。(《静安年鉴2001》)

对于年轻人来说,静安公园地下空间里的“伊美时尚广场”则留下了更多青春记忆。当时,这里聚集了众多美甲、美发等特色小店和各色平价服装小店。此地与两公里外的人民广场地下空间服装一条街,以及一公里外的襄阳路服装批发市场,共同构成了千禧年后都市女孩流连忘返的时尚目的地。

此后,静安公园还成为上海街头艺术表演的露天舞台。许多街头艺术家在这里唱响名头,走向更宽阔的艺术道路。

6

岁月流逝,从沪西的偏安一角到被纳入繁华市中心,从安静的栖息之地到游人如织的城中公园,不变的,是关于静安的传说,依然被保存在静安公园的园中园里——

静安寺为千年古刹,相传始建于三国孙吴赤乌年间,初名沪渎重玄寺,后留下了静安八景的传说(据元朝寺僧寿宁所辑《静安八咏集》)。千禧年后改建的静安公园,内有一个园中园——八景园,再现了这一传说:赤乌碑、陈朝桧、虾子潭、讲经台、沪渎垒、涌泉、芦子渡、绿云洞……在繁华的上海留下了古韵悠然的一瞥。

静安八景中的虾子潭,传说高僧在此吃下虾子,又吐出虾子,而虾子犹活着。神奇的“虾子道场”讲述了城市风景的流转,也象征了自然的本质,是生生不息。

## 老上海的公园

清同治七年(1868年)建成的英美租界公共花园(今黄浦公园),是上海的第一个公园。

然而,租界公园拒华人于园门外长达半个多世纪,直至1928年才向中国人开放。至1943年汪伪政府“接管”两处租界时止,租界当局先后共辟建过公园22个,其中极司非而(今中山公园)、顾家宅(今复兴公园)、虹口(今鲁迅公园)等各具特色的大型公园至今尚存。

宣统三年(1911年),青浦县将曲水园改为公园。宝山县在此前后亦将原有几座相邻的小宅园改为城西公园,是为中国地方政府所建的首批公园。至1936年,上海市及各县政府先后辟建市区公园6个、郊区及郊县公园8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界大部分公园被毁,幸存者亦面目皆非。上海解放时,市区共有公园14个,面积为65.88万平方米。

上海解放后,修复、改建、新建一批公园,其中影响最大的有跑马厅北半部改建的人民公园、原高尔夫球场改建的西郊公园(今上海动物园),还利用低洼地、废弃的军事用地等兴建长风、杨浦、和平等综合型大型公园。至1958年底,全市公园已增至50个。

20世纪60年代初,政府对园林绿化拨款骤减,公园建设停顿。此后十余年,公园横遭破坏,大量园地被占、被毁,亭廊破败,花木凋零,在建中的余山植物园被迫撤銷。

1978年后,公园建设进入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阶段。1981年~1985年,在整修原有公园的基础上,市区新建东安、彭浦、内江等公园,郊县新建古钟、瀛洲、川沙等公园,使一些没有公园的地区有了绿色的游憩场所。

从1986年起,公园建设实行统一规划,分级负责,结合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建设速度加快,特别是居住区配套公园数量激增。同时,按照“城乡一体化”和“大园林”的思路,公园建设由市区向郊县扩展,辟建了仿古园林上海大观园、具有自然景观的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和体现田园风光的浏河岛游览村等。

至1995年,全市开放各类公园105个,面积为1457.32万平方米。公园类型增多,规模扩大,功能多样,社会效益明显。

(摘编自《上海园林志》)



静安公园林荫道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摄(资料图片)

编辑:沈轶伦

海上记忆

本报记者 沈轶伦

1

1955年8月末的一天上午,清晨5点刚过,来自江宁中学、市一女中、沪西中学的同学,和江宁区第十一办事处的自学班学生共千余人,一起来到静安寺以南,参加了拔除野草的义务劳动。

新闻报道说,这天“天气忽晴忽雨,同学们排成了一字形的队伍,用双手、石片、竹片,在野草遍生、一片泥泞的工地扒泥拔草。工地上不断出现像小山那样的一座座的草堆,红旗插在上面迎风招展。尽管汗、雨交流,但是,同学们劲头越来越大,他们都认为能替人民自己的公园工程建设贡献出力量是光荣的事。工地工作人员向同学们介绍关于这个公园的景致时说:‘未来,园里将有竹长廊、亭、大草坪和儿童乐园,还有美丽的花卉。’”

工作人员所言非虚。是年10月3日在一片见证了学生们汗水的土地上,因正对静安寺而得名的静安公园建成开放。自此,这座公园与上海市民一起度过了70个春夏秋冬。

今年12月12日,上海静安公园贴出公告,将公园闭园,启动整体改造,预计到明年9月再次和市民见面。届时,公园位于延安路和华山路的围墙将被拆除,公园与周边大厦的边界将被打通,人们将有更多通道进出,享受公园里的绿化,聆听街头艺人浪漫随性的歌声。

2

1955年开放的静安公园,起初门票收费3分钱。

当时的3分钱是什么概念?用3分钱坐1路电车,可以从江西路乘到成都路。坐3路电车,可以从新闸路坐到山西路;用3分钱可以买一张四开报纸,也可以吃一只半大饼。

闹中取静的林荫大道,两旁高大的悬铃木森然成列,成为静安公园内一个标志性的景点。以这个新辟公园为场地,在此后数年的不同季节,先后举办了云南杜鹃展、大型昙花展和菊花展。

1957年5月开始,静安公园允许游人携带笼鸟入园,“进园后,可把鸟笼挂在茶室平顶竹廊中,以便游人品茗观赏。除花树台及儿童活动区外,游人还可以携带笼鸟散步,但规定不能把笼鸟悬挂在树枝上或亭廊内,也不能进行笼鸟买卖和斗鸟等活动。”

3

1862年,作为上海公共租界越界修筑的主干道,静安寺路出现在上海。它东起西藏中路,西至延安西路,全长3000余米。该路因终点邻近静安寺而得名,初期作为郊区跑马道使用,1921年西延,形成完整路网,为今日南京西路前身。

由于静安寺在佛教节日举办庙会,寺庙前商贾云集,游人如织,渐渐形成静安商市。寺庙周边土地逐渐衍造出商业用房和里弄住宅,市口日趋



## 上海蓝天经济城

### 南翔游戏谷

◆游戏产业集聚区 ◆充足空间规划  
◆优质配套政策 ◆租金减免

联系电话:朱先生 18918526217 张先生 13661404363

### 南翔·元谷 文体旅元宇宙生态区

◆南翔古镇新地标 ◆租金减免

联系电话:金先生 13651936939

总部地址:嘉定区南翔镇银翔路655号

总部热线:59129999 59122222

### 解放日报分类广告

#### 刊登内容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减资公告  
吸收合并  
产品宣传  
拍卖公告  
清算公告  
分立公告  
房屋征收  
各类启事

承接地址:威海路755号上报大厦27楼

联系电话:021-63510135

传真:021-52920283

### “三剑客”艰难创业

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神奈川工场场长益田三郎热情接待了吴羹梅,向他传授了购买原料、机器以及产品销售等知识,并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日本企业。但是,有关笔芯的制造,特别是笔芯的配方,他却对吴羹梅严格保密,只安排他在制造笔杆的车间和铅笔成品车间实习。

未掌握核心技术,吴羹梅心里肯定一百个不甘心。他曾试图通过工厂里主管技术的工程师来了解核心技术,但撞了南墙。未经老板特许,该工程师没有办法帮助他。吴羹梅又去请求社长数原三郎松口,数原三郎却劝吴羹梅放弃开厂的念想,最好回国后当个代办,为日本厂家推销产品。数原三郎甚至傲慢地说:“办铅笔制造工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到你吴鼎(吴羹梅的学名)二世,你们中国也办不成铅笔厂,并生产出铅笔。还是买我们日本的铅笔吧。”日本人的狂妄极大地伤害了吴羹梅的自尊心。但是光有志气远远不够,得靠实力、得用事实才能令日本人服气。所以吴羹梅没有在数原三郎面前做过多的解释,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不,我要办铅笔厂。”

不愉快的实习经历对吴羹梅刺激很大,也进一步激发起吴羹梅一腔爱国热情,使他坚定了回国办实业的决心。在碰了两次钉子后,吴羹梅学聪明了,他转而向车间接触笔芯配方的操作工人那里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工友们的帮助下,吴羹梅设法深入笔芯车间,同保管配方的工人交朋友,最后总算有惊无险地搞到了笔芯的配方。

### “笔”路蓝缕

#### 中国民族铅笔制造业史话

徐鸣 著

与此同时,吴羹梅的大学同窗郭子春来到专做廉价铅笔的藤田铅笔厂实习。郭子春实习比吴羹梅顺利,三个月的实习结束后,就掌握了制造笔芯的关键技术。

一年后,在神奈川工场实习期满,吴羹梅还想多学点本领,所以又到专门制造肥皂的吉崎石碱研究所实习(日本人习惯把肥皂称作石碱)。通过半年实习,吴羹梅初步了解了肥皂制造技术。

铅笔和肥皂制造都属于应用化学方向,吴羹梅认真分析了国内形势。范旭东早在1917年便生产出纯碱,且那时国内已有好几家制造肥皂的工厂,自己若是加入进去,竞争起来很吃力,而铅笔制造在国内尚无成功先例。两者比较下来,中国最缺的还是铅笔厂。当然作为首创,遇到的困难肯定会更多些。但是吴羹